

司空圖詩品注釋

10385

劉禹昌

著

司空图《詩品》注釋

(初稿)

劉禹昌

# 目 录

雄冲纤沉高典洗劲绮自含豪精缜疏清委实悲形超飘旷流	(1)
浑淡	(4)
秾著	(6)
古雅	(8)
炼健	(11)
丽然	(14)
蓄放	(15)
神密	(18)
野奇	(25)
曲境	(27)
慨容	(31)
诣逸	(35)
达动	(43)
出版者的话	(51)
	(55)
	(59)
	(60)
	(65)
	(68)
	(71)
	(78)
	(80)
	(84)
	(86)
	(90)

## 雄 淳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

〔注〕①腓，音肥，变化。②真，指道说，道即道理，事物的本质。③浑，大、全，整体。④雄，刚健，壮大。⑤万物，就物的本质说的，即万事万物的道理。《孟子》：“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⑥横绝，横渡，横过。⑦荒荒，远大貌。油，油油，油然，云兴起流动之状。⑧寥寥，同寥寥。《庄子·齐物论》：“而独不闻之寥寥乎？”注：“寥寥，长风声。”⑨以，通于。象，具体的物象。⑩得其环中，《庄子·齐物论》：“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枢，户枢，即门臼，引申为主要之处，如中枢、枢要、枢纽是。郭注：“握道之枢，以游乎环中，中，空也；是非反复，相寻无穷，若循环然；游乎空中，不为是非所役，而后可以应无穷。”

〔释〕“雄浑”一品，属于壮美。读这种诗，它给人的美感是混茫、博大、雄伟、壮阔、高深。最能代表这种艺术风格的是杜甫诗。

这首诗应分三节去理解，每节四句。第一节，首句言雄，次句言浑，三四两句分承上两句说雄与浑之由来。第二节，首句言浑，次句言雄，三四句用云与风雨两个自然形象来具体描绘雄浑之状。第三节，前两句言浑，后两句言雄。总的看来，浑为主，雄为从，两者关系，前因后果。浑为体，雄为用，一内

一外。只有存于中者达到浑全的境界，施于外者才能有雄健的表现。

清代姚鼐论诗文的艺术风格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大类。（见《复鲁絜非书》）这是高度概括语。姚鼐又说：“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见《海愚诗钞序》）道理很明白，只有“雄才”，才能“大用”。如诗圣杜甫，“凡有所作，遇事辄变化，例不一其体裁，乃欲与造物者争柄。”（见元好问《双溪集序》）所以杜甫的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见元好问《杜诗学引》）我们知道，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象杜甫那样的大诗人堪称“真体内充”，是才学兼备，如虎添翼，真是典型的“雄才”，所以他才能在诗国里发挥其千变万化的“大用”，成为诗圣。上面所引元好问论杜甫诗的评语一段话是《雄浑》首二句“大用外腓，真体内充”的最好说明。

“返虚入浑”。我们知道，事物是具体的实有的东西，有目共睹，而知其为客观存在。“道”“真”（事物之理）则是抽象的，虽视而不见，有似虚无；但可思而得之，它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欲读书明理，充实自己，必须收视返听，冥心独运，进行思维活动，返回抽象的“道”“真”的领域，如庄周所说的那样，“官知止而神欲行。”（见《庄子·养生主》）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大道”浑全之境，最后达到“真体内充”。

“积健为雄”。《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德是最刚健的，所以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见《周易·系辞》）君子效法天德，自强不息，修德明道，最后达到“具备万物”的最高境界，因而也是最刚健的。所以说：“积健为雄。”

在人的思想修养方面，孟子曾经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是“集义所生”的，孟子形容它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见《孟子·公孙丑》）这似乎今天所说的“真理”、“正义”，它是伟大的、刚强的，是不可战胜的。

“具备万物”四句。精神状态修养能达到“具备万物”的最高境界，则可以与天同德，刚健无比，自然能超然高举，可以横渡浩瀚无际的太空，如“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畅行无阻，无往而不适，呈现其刚健雄伟的形象性格。

“超以象外”四句。依照《庄子·齐物论》所说，圣人的思想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他超脱于世人纷纷扰扰的具体物象之外，不陷溺于个人小我是非矛盾的漩涡之中；而与道同体，游于抽象的精神领域。因为他掌握了“道枢”，而立于矛盾纷争循环无已的中央，他这时的精神状态有如日月之高悬，朗照乎天空（所谓“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象他这种与大道同体，与造化同功的“天人”（或称“圣人”）其应于物也，自然是持之则甚易，而毫无勉强；物来而顺应之，也永无穷尽之感。正是由于其雄浑多才之故。

就杜甫诗的创作精神来说，也有与此相似的情况。杜甫一本其“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原则①，对古代诗歌传统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和继承，不拘限于一代一家，而是博采前代诸家之长；所以他能“上薄风骚，下该沈、宋”，深得

建安之风情，揽取齐梁之绮丽②，这也可以说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故其诗作才能“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千变万化，不可名状”。③使之成为“集大成”式的大诗人，后世尊之为“诗圣”。

## 冲 淡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  
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  
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注〕①冲，虚、和；冲淡，虚静恬淡，或称为闲淡，或称为平淡。②素，平素。③处默，《周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以：而，并且。④妙，美、玄。机，弩牙，制动的机关，所以说动机，活消息。微，隐微。⑤之，是。太和，言高度的和谐。据《庄子》说：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达到“与天和”“与人和”的“太和”境界，这种“圣人”的思想是同乎天德，与道为一；彼我玄同，通于万物，使太和之气永贮于胸中，其精神状态，恬静怡悦，“而与物为春”。（见 庄子的《德充符》和《天道》）又《庄子·则阳》说：“其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郭象注：“人各自得，斯饮和矣，岂待言哉？”或引《周易·乾卦》：“保全太和”，解作“阴阳会合冲和之气”非是。⑥独鹤与飞，古代传说，鹤是仙禽，具有闲淡隐逸的特性。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侯朝山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⑦惠风，惠，善，

好，惠风，好风，和暖的风。⑧荏苒：一作苒苒，或作荏染，有二义：一是柔弱，柔和；二是渐进貌，形容微风吹拂流动之状。⑨阅音：阅，观览；音属耳闻，而言目视，这是“通感”的表现艺术。《列子·仲尼篇》：亢仓子“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张湛注：“夫形质者，心智之屋宇。耳目者，视听之户牖。神苟彻焉，则视听不因户牖，照察不阅墙壁耳。”义即可以通感。许善长《碧声吟馆淡麈》：“音亦可观，方信聪明无二用。”耳明曰聪，目明曰明，无二用，言耳目可以通感。钟惺《隐秀轩诗夜》：“戏拈生灭后，静阅寂喧音”。（参考钱钟书《旧文四篇》中《通感》）⑩修，长，高。篁，竹，竹丛，竹林。⑪曰，啊。载：初。归，回家。⑫脱：或，纵然。

〔释〕“冲淡”一品，属于优美。读这种诗，它给人的美感是宁静、幽雅、和穆、闲淡、清远。最能代表这种风格的是陶渊明、谢灵运所开创的田园山水诗。唐代继承和发展这种风格的诗人是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韦应物和柳宗元等。司空图评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见《与李生论诗书》）白居易评韦应物诗说：“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见《与元九书》）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评诗说：“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此外，欧阳修、梅尧臣、朱熹、元好问等论诗也都推崇这种艺术风格。

这首诗应分两节去理解。《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因为这种“圣人”观于天地万物，能认识到“大美”和“大道”，“知者不言。”（《老子》）故独处而不出，静默而不言，对他来说，美的信息虽然幽隐，但还是能

觉察到的。接着描写他吸饮“太和”的怡悦心情，有孤鹤与之飞翔于太空，飘飘乎有如羽化而登仙。“犹之惠风”二句是用比喻来具体形容他胸中饮满着太和之气的美的感受。这是前六句。

后半进一步描写这个“圣人”有似神仙般的生活特征，他在一片茂密而修长的竹林中，恬静地欣赏着翠竹的高洁之品和清幽之音，内心里充满着美的感受，耳目交感，心通神怡，此情斯景，他感到真美啊，恍如初归家之乐！张湛说得好：“神苟彻焉，则视听不因户牖，照察不阅墙壁耳。”真是美的来路，不拘一途，耳目交感，互相为用。他认识到自然界的“大美”，这种“大美”，虽然“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庄子·天道》）早在司空图之前，陶渊明也说过：“餐胜如归，聆善若始。”（《酬丁柴桑》）与此可以互相参证。最后四句，还是就这种美感说的。它是如此清虚恬淡，若有若无，你如靠近它去欣赏，反而感到愈稀少而得不到了；纵然若有形似之物，你心想把握住它，又似虚无，已离去而不可得了。

司空图所描写的这种清远闲淡的美感在自然界是常有的，如鼻之所感荷花和桂花的芳香即其一例。

## 纤 稜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  
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  
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注〕①纤，细致浓丽。稜，《玉篇》：“花木盛也。”  
稜与秾通用，《诗经·召南》《何彼秾矣》诗云：“何彼秾矣，华如桃李。”以花木的美盛形容女色的艳丽。纤秾是形容

美人美丽得恰到好处。《文选》宋玉《神女赋》：“振绣衣，被桂裳；袂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曹植《洛神赋》：“襟纤得衷，修短合度。”这便是“纤秾”二字所本。<sup>②</sup>采采，通彩彩，光彩耀目貌。<sup>③</sup>蓬蓬：形容树木枝叶茂盛之状。《诗经·小雅》《采菽》诗云：“维柞之枝，其叶蓬蓬。”毛传：“蓬蓬，盛貌。”<sup>④</sup>窈窕，美丽，又幽深。<sup>⑤</sup>风日，言风日晴和。<sup>⑥</sup>路曲：言路旁偏曲隐僻之处。<sup>⑦</sup>比邻：比，稠密；比邻，即密邻，与比栉用法同。形容稠密众多的样子，犹言一个接着一个。<sup>⑧</sup>之，指以上所描写的春光言。<sup>⑨</sup>如：如果，假如。<sup>⑩</sup>古，与故通用，指时间上过去之物而言。“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据庄周的思想认识，天地万物是无穷无尽的大化，圣人与化同体，随化而往。你要想观赏不尽，就必须与故俱往而为新；如此新故变化相寻于无穷，日新又新，光景常新，方能观赏无穷无尽的春光之美。（详见《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一段及郭象注）

〔释〕“纤秾”一品，属于优美。读这种诗，它给人的美感是十分艳丽、纯美、柔美。金元好问评李商隐诗为“纯美”，又评宋秦观诗是“女郎诗”，（详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刘熙载说：“昔人论词要如娇女步春。”秦观词可作代表。这些评语均可与此品互证。

这首诗前八句用四幅具体鲜明的画面来表现“纤秾”的艺术风格美。形象由远而近，由大到小；画面的色彩越来越浓艳。一湾清澈的溪流，微波荡漾，光彩耀目。远望春树，枝叶繁茂，生气蓬勃勃勃。在风景佳丽幽深的山谷中，时而遇见美人寻芳揽胜，欣赏春光的明媚。在清澈溪流之滨，风日晴和，宛如一簇红霞，鲜艳的碧桃花盛开满树。在道旁曲隐之处，绿柳成阴，群莺密集，齐声唱和着流利清脆而婉转的歌曲。这些

意境的描写真够美的了，后来秦观的《好事近》词也描写过这种极其浓丽的景色，他说：“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比司空图这首诗所描写的境界更大，春意更浓，画景更美。清孙联奎《诗品臆说》关于“流莺比邻”注说：“余尝观群莺会矣，黄鹂集树，或坐鸣，或流语；珠吭千串，百梭竟掷，俨然观织锦而听广乐也。因而悟表圣《纤秾》一品。”以上所引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首诗的意境。

末四句写的是：趁着这大好春光的游赏你往前走得越远，就越能认识到景色艳丽的真面貌和真精神。但如果要想对这种美丽的景色观赏无穷无尽，你就必须认识这个“大化”，成为“与化同体”的“圣人”，随化而俱往，自然日新又新，光景常新，而游赏亦因而无穷无已。《庄子·大宗师》：“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遂而皆存。”郭象注说得好：“夫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变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能违之哉？”从这段话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两句诗的义蕴。

## 沉 著

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  
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

〔注〕①沉，深沉、沉郁，不浮浅；著，执着，郁结，不舒畅。②绿杉，或作绿林，作杉于义为优，一是具体形象；二是具有丘壑意。③脱巾：去掉头巾。④鸿雁，为书信的代称。

鸿，雁之大者曰鸿。雁足系帛书事见《汉书·苏武传》。<sup>⑤</sup>之子：是子，这个人。<sup>⑥</sup>若：如何，怎能；又若为，怎堪，那堪。<sup>⑦</sup>平生：往昔，平日。<sup>⑧</sup>碧云：齐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休上人》“别怨”诗云：“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殊，犹。<sup>⑨</sup>渚：小的沙洲。<sup>⑩</sup>如：假如，即或。

〔释〕“沉着”一品，就这首诗的意境来看，虽然感觉深沉郁结，不浮浅，不舒畅；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则是离情忧思，幽阒孤寂。虽品名“沉着”，但与宋严羽《沧浪诗话》所说的“沉着痛快”不相类，此诗读后，并未给人“痛快”之感。虽有郁结的情怀，但与杜甫的“沉郁顿挫”迥不相侔，不能相提并论。元好问评阮籍的诗，也说其诗“沉郁顿挫”，（见《闲闲公墓铭》）嗣宗诗确是深沉而不浮，郁结而不舒，颇近于“沉着”一品。如以此诗为凡例，假如作者系指抒写离情忧思，幽阒孤寂生活情调一类诗，不限于一个作家，则为数甚夥。由这首诗所表现的生活情调及其给读者的美感来说，此品应属于优美。

这首诗应分为三节去理解。首四句，写主人翁的离思。他居住的简单质朴的“野屋”的周围，是森森矗立的绿杉茂林。在日落西山的傍晚，空气显得格外清爽。和暖的天气，使他摘去头巾，在暮色苍茫中一个人踱来踱去，同时，他在沉思，怀念着远方的朋友。不时听到归巢飞鸟的鸣声打破山林的寂静。

中四句，用叙事的笔调进一步抒写真挚而深沉思友之情，真是回环往复，愁肠郁结。他是分三层来说的：一是这位朋友离别而远去他乡；二是离别了很久却杳无音信；三是主人翁在此“独步”之时，心情感到异常苦闷和孤寂，迫切需要这位好友来到他的“野屋”中，欢然道故，倾吐心中的积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所思之人难道是距离很近（“不远”）而易于会面吗？不是，很远，他是在遥远的他乡，会面无由，又怎能

陈说平生呢？“所思不远？若为平生？”两个疑问句，正抒写他思绪的复杂纷烦，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这四句写得好！最为深沉郁结（“沉着”）。本来是“远行”，却反说“不远”吧？好友，正好谈心，“陈说平生”，却说“若为平生？”这四句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叙述的手腕也十分高妙。

末四句，这时，天色完全进入了沉沉的黑夜，主人翁还未回到“野屋”中休息，他在仰观俯察：海风拂拂，碧云横空；明亮的月光照射着河中的沙洲，这些景色更显得幽阒而寂寥，他在怀念着远方的朋友，欲会面而无由。即或胸中有许多佳话要诉说，怎奈“大河前横”，山川阻隔，之与不归来何！这四句借景言情，却更深刻地抒写他思友而不得见的沉着抑郁的情怀。

司空图“沉着”这首诗是吸取陶渊明《停云》诗和江淹《杂诗》《休上人》诗的“思亲友”的意境的精华，而予以再创造，熔铸成这首诗感情深厚形象鲜明的精美的意境。今附录陶渊明《停云》诗于后：

《停云》思亲友也。  
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  
不从，叹息弥衿！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  
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  
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竟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  
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  
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 高 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踪。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虚佞性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独，落落玄宗。

〔注〕①畸人，《庄子·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得于天。”畸，不偶，又奇异，言其人与世俗之人相异而不相合；而同于天德，任万物之自然。真，指道而言；真人，为修真得道的人，或称至人。《庄子·天下》：“不离于真，谓之至人。”畸人，即真人、至人的别称。贾谊和张衡在赋中均有形象性的具体描写，如贾谊《鵩鸟赋》说：“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翔翔。”张衡《思玄赋》说：“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飘轻。登蓬莱而容与兮，鼈虽抃而不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庄子·齐物论》有更加神化的形象描写，他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泛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②手把芙蓉，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③泛，浮。浩劫，漫长的时间。劫簸，梵语，略称曰劫，译言长时间，浩劫，言极长的时间。“泛彼浩劫”，犹言得道成佛，与天地同寿，永恒长存。④窅然，通窅窅，窅冥，深冥难见之貌。“窅然空踪”，言此神仙似的畸人在天空中步虚而行，深远杳冥，世俗之人，仰望

天空，朦朦胧胧，看不清楚。⑤东斗，指斗宿，为二十八宿之一。⑥太华，即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县南，也称为五岳中之西岳，山之中峰曰莲花峰。《华山记》：“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因曰华山。”《太平广记》：“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相传古时，常有从三皇到汉以来的神仙们在华山集会，如洪崖、王子晋、薛容、卫叔卿、韩众、明星玉女等，详见《列仙传》。⑦虚伫神素，《庄子·人世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伫，通贮，积也。言先使其心虚无恬静，方能积聚神素的大道。神素，皆指道的特性而言，就道的大用来说，是神化莫测；就道的本体来说，是太素无色。⑧脱然畦封，脱然，解除之貌。《公羊传》昭公十九年：“则脱然愈。”畦封，封疆、界限，边界。《庄子·齐物论》说：“夫道未始有封。”言道通为一，无所不在，没有什么界限。成疏：“道无不在，有何封域？”又《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同漫衍，言广大）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畛：田间小道。畛域，即界域，疆界。“脱然畦封”，言此得道之畸人，当他心中充积了神素的大道，用道的眼光来观察整个世界时，真乃是“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完全解脱了一切界限和封疆；因为“道无不在，有何封域？”⑨“黄唐在独，落落玄宗”，言此畸人异常高古，永世长存，其精神世界，独在上古黄帝、唐尧的时代；他与世相违，而落落寡合，其思想内独以玄妙难测的大道为宗主。正如《庄子·天下》所说的，他是“不离于宗，谓之天人。”意即言其与自然同体。

〔释〕“高古”一品，属于壮美。这种艺术风格多见于游仙诗。其思想多属于道家的出世思想，其人物形象多取材于道教传说神仙故事，正如萧统《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所

说：“凡游仙之诗，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纓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其表现方法则多为浪漫主义艺术，富于想象、虚构和夸张。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中多有这一类作品。前此，如汉乐府、魏晋六朝诗中也多有这类诗，以萧统《文选》选诗为例，如陆机乐府诗《前缓声歌》、何劭的《游仙诗》、郭璞的《游仙诗》等皆属之。

这首诗应分三节去理解。首四句是具体描写“畸人”这一高古的人物形象。他是超脱尘俗，遗世独立，羽化登仙，遐举飞升，道教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末四句作者重点深入揭示“畸人”的精神状态。他的思想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他修真了道，与道同体：“虚伫神素，脱然畦封”；他亢志高古，置身于黄、唐太古上世；放怀寥廓，以道眼观物，“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恰正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三“不离”的道家理想中人物，“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深刻地揭出了这一“畸人”是“畸于人而侔于天”的特有的思想境界。

最后，再看中四句，“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乍看似闲笔，其实是从旁侧写之笔，更显示了司空图艺术手腕之卓越。他很巧妙地从旁插入这四句现实的生活情节描写和叙述，具体地勾画出时间是——明月清风的夜晚；空间是——富于神秘意味的太华山，“畸人”以明月、清风为侍从，宵宵冥冥，在空中步虚而行，刹那间，来到了华山，降临到最高的莲花峰，山中的神仙们在嘹亮的钟声中纷纷前来迎接这位仙客的到来。这样，使这首诗更富于形象性，更具有现实的美感，足见烘托渲染在艺术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太华夜碧，人闻清钟”二句，作者忽而调转笔锋，从世人这一侧面来描写，人们在月夜遥望碧山，远闻钟声，这样，使这首诗的意

境具有更加高古的情致，富于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意味特别隽永。王维《桃源行》有“峡里那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诗句，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有“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诗句，像王、孟这些诗的意境，司空图可能有所借鉴从而予以新的熔铸。

## 典 雅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注〕①典雅：典，质朴，与华丽相对而言。《文心雕龙·定势》：“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梁书·裴子野传》：“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萧纲《与湘东王书》：“裴亦质不宜慕。”可证典、质互训。《文中子》：“沈休文，其文冶，君子则典。”冶为艳冶，典为质朴，相对而言。雅：雅正，素雅。由此可见，典雅即质朴素雅，与华丽艳冶相对而言。②玉壶：酒器，极形容其珍贵美好。春：指酒而言，唐人往往名酒为春，如富水春，若下春，烧春等，详见李肇《国史补》。③茆，同茅。④眠：横陈。⑤之：此，这些。

〔释〕“典雅”一品，属于优美。读这种诗，它给人的美感是质朴、古淡、高雅、闲远。在音乐中犹之乎雅乐、正声，如《礼记·乐记》所说的“清庙之瑟”，雅而不艳，一唱三叹，而余音绵邈。此品与“冲淡”一品相近。白居易评韦应物诗为“高雅闲淡”，其五言诗，风格如其人，给人以质朴无华，高雅不